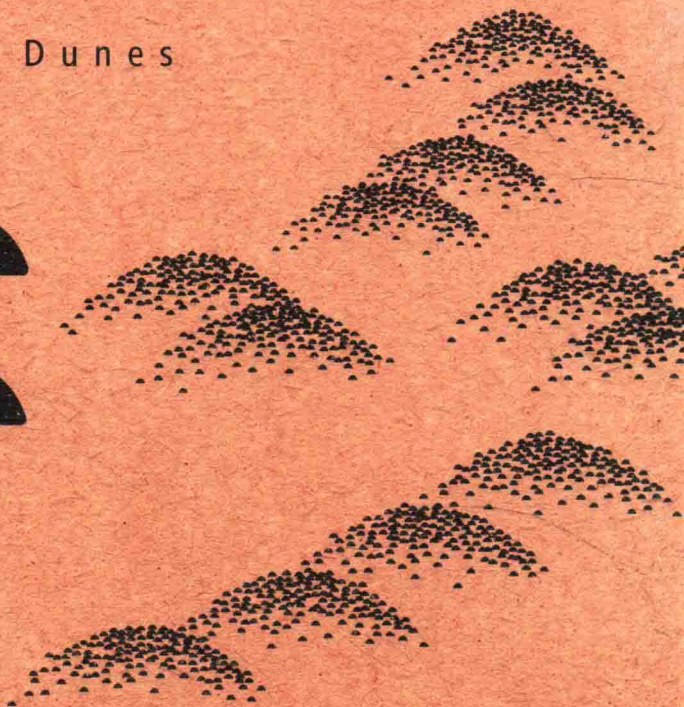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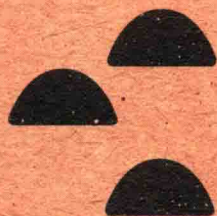


# 砂女

The  
Woman  
in  
the Dunes

杨炳辰  
——  
译

安部公房



bo Abe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砂女

安部公房

K o b o A b e

杨炳辰——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砂女/(日)安部公房著;杨炳辰译. —上海:

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7. 2

(安部公房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7265-0

I. ①砂… II. ①安… ②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80868 号

SUNA NO ONNA

Copyright © 1962 by Kobo Abe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

The Estate of Kobo Abe

through Japan UNI Agency, Inc., Tokyo

图字: 09-2011-097 号

砂女

[日] 安部公房 著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砂の女

杨炳辰 译

责任编辑 刘 玮

装帧设计 储 平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96,000

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7265-0/I·4423

定价: 33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  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39907745

——没有惩罚，就没有逃脱的欢愉——

## 第一章



八月里的一天，一个男人失踪了。他利用休假去海边，听说那地方坐半天火车即可到达，谁知他一去便杳无音信。家属向警察局报案，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，结果都如石沉大海。

当然，如今个把人失踪了，也不是什么希罕事。仅从统计数字来看，一年间就有几百件失踪案件。然而，人被找到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。换了杀人事件或者人身事故，怎么都会留下清晰的证据，就连绑架，有关人员也总会明显地表示出大概的动机。然而失踪者却不属此列，极难找到线索。如果有“纯粹逃亡”的说法，那么，多数失踪事件，似乎都可纳入“纯粹逃亡”的范围。

而他的失踪，在找不到线索这一点上，也不例外。警方推测出他大概会去的地方，可那边没有任何报告说发现了可疑的尸体；从他的工作性质上来看，分析不出丁点儿会被人绑架的蛛丝马迹。平时，他也丝毫没有流露过计划逃跑的口风。

当然，一开始谁都会想象“失踪”与秘密的男女关系有牵连。可从他妻子嘴里听说，他旅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去采集昆虫标本。负责调查的警官也好，单位里的同事也好，都觉得自己的思路像是被什么东西岔开了似的。真的，把杀虫瓶、捕虫网作为“情爱逃亡”的隐身草，那实在有些糊涂过头了。而且，据火车站的检票员回忆，的确看到过一个登山队员模样的人；他把画具盒似的木箱和水壶，交叉地背在肩上，在S车站下了车；据检票员的证词，确实只看到他一个人，没见有同行者；于是，“情爱逃亡”的推测显然就站不住脚了。

又有人提出“厌世自杀”说。提出这个说法的是那男人的一个同事，一个热衷于精神分析的人。据他介绍说，已经成了堂堂的大男人，却还热衷于收集昆虫标本之类的东西，本身已经可以证明他精神上存在着某种缺陷。即使是个孩子，在采集昆虫标本方面表现出异常的嗜好，也大多被人看作有“恋母情结”，他们明知昆虫尸体决不会逃走，却还是用大头针紧紧地固定住那些尸体，以此来发泄自己无法满足的欲望。要是成了大人以后，还戒不掉那种嗜好，可见病症是在一天天地加重。昆虫采集专家，往往是个占有欲旺盛的人，一个极端排他的人，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，甚至是个同性恋者，决不是偶然。距离“厌世自杀”不过只有一步之遥。眼下，也许杀虫瓶里的氰化钾比采集活动本身更吸引那些昆虫收集爱好者，有的人甚至怎么说也不愿洗手不干。……这么说来，那人从未对我们挑明过一次，那态度本身，

不也就证明了，连他自己也觉得这种兴趣见不得人吗？

尽管他特地作出了周密推理，但没有事实依托，未发现尸体，也就成不了气候。

就这样，谁也不知道真正的理由，一晃就是七年，根据民法第三十条规定，最后那男人家属只得接受了死亡认定。





八月的一天下午，一个男人把大木箱和水壶交叉地背在肩上，把裤脚塞在袜子里，像去登山似的。他戴了一顶灰色的太阳帽，在S车站下了车，站在月台上。

这附近，没有什么值得特地去登的山。检票口的车站职员接过车票，纳闷地目送他远去。那男人径自上了车站前的公共汽车，在最靠里边的位子上坐了下来。那是开往山的反方向去的公共汽车。

男人一直坐到了终点。一下汽车，眼前便是崎岖不平、坑坑洼洼的一片。低洼的地方，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水田，稍高出一点的地方是柿子田，像小岛一样散布在水田之间。男人不闻不问径直穿过村子，接着，再往村子后边白茫茫萧瑟枯索的海边走去。

不一会儿便走到了村子的尽头，那里已经没有民房了，只有一片稀疏的小松林。不知不觉，地面也变成了沙地，肌理细密，

仿佛要将脚掌都吸进去似的。随处可见干草垛，在沙窝里形成黑影；除此之外，像放错位置似的，还有一张榻榻米那么大的贫瘠的田地，种着几株茄子。这里看不到一个人影。前面总算就是想要去的海滩了。

男人这才停住了脚。他往四下里望了望，用上衣袖子擦了擦汗。缓缓打开木箱，从上盖里，抽出几根木棒；扎起来，做了个捕虫网。他用棒子的一头，敲打着草丛，又走了起来。沙滩上腾起了潮水的气息。

怎么老看不见海呢？也许是地面蜿蜒曲折，瞧不远的关系吧，完全雷同的风景，无边无际地延续着。忽然，豁然一亮，他眼前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村落。以高高的瞭望楼为中心，聚集了许多简陋房屋，屋顶上用小石块压着木板，这是个常见的贫困破败的小村落。当然，其中也有几幢房子的屋顶，铺着黑黑的瓦片，有几幢房子的屋顶，还包上了铁红色的洋铁皮。包洋铁皮屋顶的房子，是村子里唯一一幢四四方方的建筑物，看上去像是“渔业联合组织”的活动中心。

那后面，该是目的地的海滩了吧，该有沙丘吧。谁知，这村落却意外地宽阔。仅有一小块地方露出泥地来，绝大部分都是白花花的、干乎乎的沙地。尽管如此，沙地还是被辟成了花生地和山芋地，海潮的气息里，混杂着家畜的气味。道路用沙子和黏土固定起来，路边上，粉碎的贝壳堆积成了白色的山。

男人沿着那条路走过去，在“渔业联合组织”前的空场上玩

耍的孩子们，坐在歪斜的走廊上织鱼网的老人们，以及聚集在仅有的一间杂货店门口头发稀疏的女人们，一下子都停住了手和嘴，投来惊讶的目光。谁知，男人一点不在意，让他关心的只有沙子和昆虫。

这个村落使人意外的，其实远不止它的宽大。奇怪的是那条道路，竟会渐渐上坡而去。这与他的预想完全相背。既然面临大海，那路该是下坡道才对呵。是看错地图了吧？正好有个年轻姑娘走过来，他赶忙向姑娘打听。谁知那姑娘慌慌张张地避开他的目光，像没听见似的，赶快跑了。不得已，他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再往前走一段试试。至少光凭沙的颜色，鱼网，还有贝壳山等等，就能确定附近肯定有海滩。事实上，那里还没有任何能预示危险的东西。

道路忽地成了往上的大斜坡，沙子也越来越显出本色来了。

奇怪的是，建造房屋的那部分一点也不高出路面。只有道路在不断变高，村落本身始终是平坦的。其实，不仅是路，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的隔离带，也和路面一般高低。看上去，村落整体仿佛呈上坡趋势，只有建筑物原封不动地留在了平地上。这个印象越往前走越清晰；不久，所有的房子看起来，都像从沙的斜坡上掏挖下去，建造在沙窝里似的。而且，沙的斜坡比屋顶要高得多。一排排房子，仿佛稳稳地坐在沙窝深处。

斜面忽然变得陡峭起来。他大致目测了一下，这一带，距离屋顶，至少也有二十米左右。人们到底是怎样过日子的呢，他觉

得很纳闷，想看看深邃洞穴底部的一间屋子，谁知他刚沿着边缘走了一圈，就被忽然刮来的一阵大风，吹得连气都喘不过来。他猛地睁开眼，眼前已经是大海了，泡沫四溅，浑浊的海浪翻滚着，拍打着眼前的海滩。原来自己已经站在目的地沙丘的顶端了。

这一带沙丘面临大海，迎着季候风，遵循着自然规律，涌起了陡峭的斜坡，那上面生长着禾木科薄薄叶子的植物，它们竭力选择哪怕稍微平坦一些的地方，一撮一撮地聚在一起。回头瞧一眼村落那边，沙丘顶上，深深地掘了一些大大的洞，面对村子的中心，并排有好几层，简直像破败的蜂窝。村落重叠在沙丘上。抑或沙丘重叠在村落上。总之，那风景叫人焦虑不安。

自己费了好大劲儿，好不容易才找到目的地的沙滩，所以，眼下只好将就将就。男人含了一口水壶里的水，然后，又饱饱地吸了一口风，那风看起来清明澄碧，可吸进嘴里却沙沙的。

.....

男人来此的目的是收集居住在沙地上的昆虫。

不用说，沙地上的昆虫体小、貌丑。但是，专业的标本采集家，对蝴蝶和蜻蜓之类倒是不屑一顾的。这些标本专家所瞄准的，不是漂漂亮亮地装饰丰富自己的标本箱，也并非出于对分类学的关心，更不是为了寻找做中药的材料。采集昆虫标本，还有更朴素、更直接的乐趣。那就是所谓“发现新种类”的乐趣。只要你有所发现，那你自己的名字也就能和昆虫长长的拉丁学名

放在一起，用斜体字写进昆虫大图鉴里去呢。而且，恐怕还能半永久地保存下来。即使形状改变，但如果那虫能长长地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话，就会显出努力的效果来。

在变种多、不起眼的小昆虫当中，特别容易觅得这种机会。因此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眼睛一直盯着人们所讨厌的双翅目苍蝇类。确实，苍蝇的种类惊人的丰富。尽管这样说，人的想法大致相同，包括日本那种叫做八匹目的珍稀种类，几乎都被收集到了。大概苍蝇的生活环境与人的生活环境十分相近吧。

不如一开始就着眼于环境。仅“变种多”这一条，不就可以看做是适应性强的特征吗？这个发现让他高兴地蹦跳起来：“我的想法，并非不切实。”所谓“适应性强”，指的就是别的昆虫无法居住的地方，有的昆虫却能安然居住。譬如说，沙漠那种地方，一切生物都会死绝……

于是，他开始对沙地产生兴趣。而且，不久就有了效果。一天，在家里附近的河滩上，他发现了一条身体小小的、浅桃红色的虫，与鞘翅目的斑螫（*Cicindela Japana* Motschulsky）十分相像。当然，众所周知，斑螫背上的颜色和花样常常翻新。可要是说到前腿的形状，那可就另当别论了。鞘翅目昆虫的前腿，是区分类别的重要基准，前腿的形状不同，就意味着种类不同。他所见到的那条虫，前腿的第二关节有个明显的特征。

普通斑螫的前腿，黑黑细细的，看起来相当敏捷。可这条虫的前腿，像罩上了一层厚厚的套子。微微隆起，似隐似现地泛起

黄色。当然也可能是沾上了花粉。但即便如此，也可以使人充分地想象，总有什么道具能使花粉黏附在腿上的吧——譬如毛之类的东西。如果他的观察没错的话，这该是一项十分了不起的发现。

只可惜那小虫逃走了，大概自己有些兴奋过了头，再加上斑螫的飞行路线含含糊糊看不清楚。逃跑时，它老是回过头来等着，简直像在说，来呀，来抓我呀。等你相信它，一靠近，它又嗤地飞起来，又回过头来等着。直到把追逐者弄得厌烦透顶，最后，它嚓地消失在草丛里。

就这样，他完全被那只有黄色前腿的斑螫给俘虏了。

他关注沙地，怎么说都没有错。事实上，斑螫也是沙漠里有代表性的昆虫。又有一说，它那难以捉摸的飞行方法，其实是一种诡计：它要把看中的小动物从它们的窝里引诱出来。譬如老鼠或壁虎，被那小虫引诱到沙漠的深处迷了路，小斑螫一直候着小动物饥饿、疲乏至死，然后把它们的尸体拿来当自己的美餐。就像信天翁那样，拥有一个优雅的日本名字，乍一看气度非凡，但实际上却是尖嘴猴腮，具有不惜同类相残的狰狞凶猛性格。这个说法是真是假且不必说，至少男人被斑螫妖气十足的步伐迷住了；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
这样一来，他对那斑螫生存的条件——沙子所表示出来的关心，也就不得不日益高涨起来。他开始浏览起各种有关沙子的文献。调查之后发现，沙子也相当有趣。打开百科词典，翻到“沙”的一项，上面这样写着：

沙——岩石碎片的集合体。有时含有磁铁矿、锡石，甚至还含有少量的沙金。直径 $2\sim 1/16$  mm。

实在是个十分明了的定义。总之，所谓沙子就是碎岩石中，介于小石子和黏土的中间物质。可是，单纯用中间物质来说明，实在很难说这解释是完整的。石子、沙子和黏土三样东西，在复杂混合的泥土之中，为什么只有沙子被特别地分出来，成为独立的沙漠或沙地呢？假如是单纯的中间物质，那么，风化和水的侵蚀，在岩石表面和黏土地带之间，应该形成无数过渡的中间层次才对。然而，现实中所存在的，却是石头、沙子、黏土三种能够清清楚楚区别开来的外观。更奇妙的是，只要是沙子，那么，江之岛海岸的沙子也好，戈壁大沙漠的沙子也好，不管那沙粒来自何方，它们颗粒的大小几乎没有差别，几乎可以 $1/8$  mm 为中心，描绘出一条十分接近于高斯误差的分布曲线。

一本解说书解释说：风化和水的侵蚀造成了泥土的分解，其结果又极单纯地把泥土的分解物按轻重顺序远远抛开去。但是，直径 $1/8$  mm 的特别意义却无法挑明。相反，另一本地质学书上则作了如下的说明：

水也好，空气也好，所有的流动物都会引起乱流。这种乱流的最小波长几乎与沙漠的沙子直径相等。根据这个特性，只有沙子从泥土中被特别挑选出来，与流动形成直角方向才能被抽取出来。要是泥土的结合力薄弱的话，来一阵微风，甬说将石头吹

起，就连黏土也飞不起来，但沙子却会一下子被吸上天空，又被抛回地面，迎着风向被挪来挪去。沙子的特性像是属于专门的流体力学问题。

于是，刚才的定义还得加上一句——

“……再者，根据流体作用，沙是岩石破碎物中最容易发生移动的粒子。”

既然地上有风，有流动，那沙地的形成，也许是在所难免的。只要风在吹，河在流，海上波浪在翻腾，沙子就会从土壤中生出来，简直像活的东西一样，不择地势蔓延开来。沙子的流动决无休止。静静地、实实在在地侵犯着地表，吞噬着地表……

这个流沙的印象，给了他一种说不出的冲击和兴奋。沙地上寸草不生，但并非人们所想象的，单纯由于干旱造成。其实，不停的流动，正是沙子拒绝接受所有生物的理由。一年中必须不停顿地强逼着紧紧抓住，与这个现实的郁闷相比起来，是怎样一种错误呐。

确实，沙子不适合生存。对生存来说，扎根落实是绝对不可缺少的？只要根扎住了，就会开始出现讨厌的竞争吧？假如不再考虑扎根，随沙逐流，便不会有什么竞争了吧。现在，沙漠上也开花，居住着虫子和野兽。这些生物，利用极强的适应能力，逃到了竞争圈之外。例如，他的斑蝥一族……

他在心里描绘着沙子流动的姿态，有时甚至被一种错觉攫住：自己的身体似乎也开始流动起来。





沙丘呈半月形，如同耸起的城墙围绕着村落，沿着沙丘的山脊线，男人低头挪着步子。他几乎一点都不在意远处的景色。采集昆虫标本的人，必须只对脚下方圆三米左右的地方集中全部的精力。他们尽可能不让太阳从背后照射过来，这也是必要的注意事项之一。假如背朝着太阳，自己的影子会吓跑昆虫。所以，采集家们的额头和鼻尖，老是给太阳晒得黑黑的。

男人用相同的步调缓缓前行。每踏出一步，沙子便涌上来，流到鞋子上。只要有适当的湿度，一天就会发芽的杂草，随处又开它那浅浅的根。除此以外，再没见一丝生物的影子。如果说偶尔有什么东西飞来飞去的话，那就是闻到人的汗气尾随而来的牛虻。不过，正是在这种环境里，才能够期待有所收获。特别是斑螫一族，它们讨厌群居，最少的时候，甚至一公里见方的范围内，只能见到一只。所以，只有耐着性子兜圈子找。

忽地，他站住了，草根处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。仔细一看，